毛詩正義卷第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小大正變雅譜　正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大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

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
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
以其爲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
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揔云豐
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絶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
也　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
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　正義曰案周
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曽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
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比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
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
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
之先公皆能脩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
追説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　文王受命武王
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
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　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

凡十篇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爲盛大雅以盛爲主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爲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緜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緜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大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

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
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
王經云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
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緜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
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
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
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首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
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
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　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　先其文所以治内後其武所以治外　正義曰此又
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
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
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
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曰文

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也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己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既治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别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絜故次白華
言孝子之絜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
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
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
及遠之義此即爲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
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
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
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
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
清廟是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
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
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
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
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容也明
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

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
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
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
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
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
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
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
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與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雅詩有大
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比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爲次況小大反以
作之先後爲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
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
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
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
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與名以體定禮旣不同雅

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
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
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
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
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　正義曰由祖考積基
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
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
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聖賢之情著明天
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緜與旱麓等詩
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
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　正義曰知大雅自生
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
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
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爲周公

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
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
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
缺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
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
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爲周公
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
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
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
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
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
庚爲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爲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
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
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爲先言尊祖也既
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

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
失故次鳬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鳬鷖上言祭神無持盈之事
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
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
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
嘉之後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泂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
王初涖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
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有忠信須求
賢自輔故次卷阿也一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
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
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
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
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
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恩及海外故次
蓼蕭也既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

襃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
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
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
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王周
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爲行葦言成王
爲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大平鳧鷖守成周公攝政三
年則致大平既已大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
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
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泂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
將涖政則或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大平守成
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
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
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吴季札歌小雅
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大平
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

蓼蕭也既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

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大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大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王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云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　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辟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

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

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既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己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己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

鑿其榱棟周公内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

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令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

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　何者天
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
與天子於諸侯同　正義曰鄭旣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
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
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
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
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
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二
傳論之天子饗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
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
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
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

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鍾以奏之左傳曰歌鍾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爲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揔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於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

天子於諸侯揔次國小國爲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揔次國小國爲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賔或上取也　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賔皆歌鹿鳴合鄉樂　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賔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賔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爲文而兼四方之賔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賔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賔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賔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

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爲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亦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取者詩爲樂章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己所得用則爲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爲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爲樂章

之意旣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卑之差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賔客之禮因此成文故云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賔也旣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

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
儀職曰凡諸公相爲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
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壹
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己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
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上取下就之
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差不由饗燕爲異
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
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二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
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
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
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
以尊卑爲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注並云鄉飲
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爲
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

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

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　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　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

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録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録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黄皆爲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

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
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
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
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嚴虐又三年而出奔則三十七年乃
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
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
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無正云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
十五矣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
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
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
今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
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
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

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

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也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
王者所以牧民令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
綱紀廢壞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
善皆為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
惡莫甚焉故以為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
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差小故為次
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此鄭解
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
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
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
世上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
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
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
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
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魯 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

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矣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誨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排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崧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能用臣以征伐爲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荊玁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臣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

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魯　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

芑以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敘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迸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而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著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

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大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大子不言其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大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大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因寵於内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車舝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大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

次先瞻卬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
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
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
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葢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
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
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
大所以爲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爲大雅政治爲小雅是其形容各
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
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
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
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
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

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

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
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
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
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
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
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
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
板云下民卒癉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
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曰蹙國百里其惡固
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緑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
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
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
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

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内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悽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廁於其間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説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

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荅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决後爲此譜則决定其說爲成王時也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　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爲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

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

篇句詁訓無緣輙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　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詩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戾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喜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由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

無爲陳其廢鈌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鹿鳴之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别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别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揔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刋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下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爲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爲第二彤弓爲第三鴻鴈爲

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爲卷一篇不足爲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爲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爲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古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爲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巳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過十以上亦

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至
心矣　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
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
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
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
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爲嘉
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爲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爲嘉賓
者燕禮於客之内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
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揔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
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内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
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
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
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爲羣
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



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
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
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
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
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
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
心揔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君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
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　箋飲之至侑幣　正義曰此
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
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
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
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
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
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

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
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一
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
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
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
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爲饗禮也其幣所用
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
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
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亨之幣聘亨止用束帛乘馬
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
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
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
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
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
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旣天子饗諸侯之

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
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

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至周行　毛以爲呦呦然爲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爲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惻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爲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己所以召臣燕食琴瑟笙簧幣帛愛厚之者由己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己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己由是當饗食之　傳鹿得至成禮　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

取懇誠爲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絶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
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言嘉樂賓客當有
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爲設酒食亦當
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
類猶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
相招謂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
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
故鄭駮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
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亦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
是君召臣明矣 ○箋苹藾蕭 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藾
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
食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蘋是水中之草
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傳筐篚至幣帛 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爲行厚意
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 箋書曰厥篚玄

黃　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

傳周至行道　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君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箋示當至是用　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以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日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

於義爲長故易傳也　我有至以敖　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殽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

傳蒿菣　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陸機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菣乃是蔚非蒿也與莪蔘莪傳相涉而誤耳　箋視古至甚明　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恌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

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臾説文訓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偷若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似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説以周行爲至道至注詩後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爲旅時語古也故爲先王道德之音其賓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

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傳芩草　正義曰陸機云莖
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四牡五章章五句至說矣　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爲西伯
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
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己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爲王所
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
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至傷悲　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
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
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
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
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　傳騑騑至世法　正義曰以此勞使
臣之辭明慇其勞苦故以騑騑爲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
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騑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
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

也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之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叓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非即適王畿也故鴇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 傳思歸至王事 正義曰傳以靡盬爲公義故以思歸爲私恩以我

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將母是也箋以傳言未備故賛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傳臣受至乃行　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賔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爲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巳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旣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翩至將父　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勵之言翩翩然者鵻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

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
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
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
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　傳鵻夫不　正義曰
釋鳥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
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夫不孝故爲司徒郭璞曰今
鵓鳩也　箋夫不至栩木　正義曰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
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之鳥宜不爲
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
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豈不至來諗　毛以爲
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
用作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
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　鄭以箋備　傳諗念
至不至　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

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
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
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箋諗
告至其情　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
諗爲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
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
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據令詩歌
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
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
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爲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
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
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爲使臣作
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

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　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敎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爲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勑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此次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勑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　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勑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至靡及　正義曰此述文王勑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

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勑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至靡及　正義曰此述文王勑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

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
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
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駪駪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
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
速行驅馳訪善也　傳皇皇猶煌煌　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
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爲宜故猶之　傳每雖懷和　正義
曰下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
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
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
諏之　箋春秋至所及　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
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
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
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
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

可懷也鄭詩之言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
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引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
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
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
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
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
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駪駪爲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
之言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
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
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
者使與上介衆介揔戒勑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
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揔勑之者彼受
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勑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

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

捷捷毎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
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至咨諏　正義
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
汙物之被浣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乗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
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焉　傳忠信至爲諏　正義曰三
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曰
親戚之謀爲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
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
禮宜也咨事爲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
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
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爲周
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
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
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爲此次者
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

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
會其文爲先後耳　傳兼此至六德　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
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　箋中和至其事　正義
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賛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
諏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
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勑使臣云若每人懷私
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
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
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岀言允當之謂也
然於文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
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
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
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岀於己非得
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雖得

此五者猶當云己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也韋昭云六
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
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己將無
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
謹愼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
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
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
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
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已破和爲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
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荅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
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
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荅曰非
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又久遠未知鄭之此說止當毛意
以否要以觀其荅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
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

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
毋懷靡及毋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
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
爲長徧撿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
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
詩本皆有毋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
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常棣八章章四句至棣焉
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
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
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旣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
宗親非獨燕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
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
至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旣然皆疏兄弟故作
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其由管
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

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其由管
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

事以管蔡巳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經八章上四章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曰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　箋周公至親之　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者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
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
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
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
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
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
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
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
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
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

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荅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至兄弟 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 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 傳常棣至光明 正義曰常

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世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

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别釋鄂猶鄂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燿若常棣之華發也　箋承華至柎同　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柎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作柎柎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柎連則鄂柎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　傳聞常之言爲今　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爲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爲常棣之歌爲來今是也　死喪至求矣　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

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
如是則當求以相助不得跡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
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顯之
譽所以相求矣　脊令至永嘆　正義曰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
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
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摇不能
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
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能相救
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　傳脊令至急難　正義
曰脊令雝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曰大如鷃雀長脚長
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
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摇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
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
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

歌爲來今是也　死喪至求矣　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

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爲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揺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至無戎　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鬩很於牆内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生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　傳鬩很　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傳兄弟至切切然　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

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
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

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也定本熙熙
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也　儐爾至且孺　正義
曰上章以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
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爲飲酒
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爲好焉爲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
矣九族會聚和而甚忻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
宗族亦自相親也　傳飫私至之飫　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
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
爲私不在公朝在露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
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
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　箋私
者至爲公　正義曰此解飫爲私之意也以私在露寢堂上故謂
之私若聽朝則爲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
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
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
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
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宗親親也飫禮議其大疑則
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
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雖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
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飫下二句
為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傳孺屬至尚毛　正義
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
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是王與宗族之
人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
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鬚為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
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至且湛　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
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親之皆傚王親親與其妻子
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傚王親親與其妻子

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旣會聚矣其

毛詩正義卷第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小雅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等三篇序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等三篇序　蓼蕭

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　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以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於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

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爲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摠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爲二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爲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爲燕食説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説王者並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内之於治内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是比篇皆有義意　伐木至且平　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遷於高木之上以

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
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

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
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
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
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
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
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
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劇勤勞猶以道德相
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
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鳴
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
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興爲異耳
傳丁丁至驚懼　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
出自幽谷遷于高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
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
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

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
雅徑訓興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
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
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
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　箋丁丁至言之　正義曰箋全
引釋訓之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即云嚶嚶兩鳥
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
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摠言丁丁嚶嚶爲相切直言
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
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
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
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釃酒文連伐木是酒爲伐
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
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
時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大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大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爲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爲興亦此類也　伐木至有咎　毛以爲伐木其柹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釃其酒有藇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己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羜之牲以召諸舅而

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
其朋友故舊爲設燕食兼有焉　鄭以爲嚮時與文王伐木許
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　傳許許至曰
湑　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
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柿也以筐曰釃以藪曰
湑者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
相傳爲說因釃言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傳曰
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傳羜未至仁者
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是也
傳以經稱諸父諸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
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
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
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
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
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

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是稱大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

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
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
其祖大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
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父左傳周景王
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
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傳
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
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也是
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
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
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
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
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
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
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父王

孫年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呂尋征徐戎爲方伯可知
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
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
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勲尤親之而直稱
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
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
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
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
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爲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
義巳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
宗族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
箋有酒至飲酒　正義曰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
非饗食也何者聘禮注云饗食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羜
而已是非饗食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
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

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饗燕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箋陳其至食禮

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簠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飧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日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當六簋上肥羜釃酒爲燕禮此爲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食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殽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釃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亨大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粲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亦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至

湑矣 毛以為伐木於阪以鷦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
相戚如此故令以筐釃其酒有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
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
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
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獲愆
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
恩言王有酒則湑泲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
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
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閑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
已率有閑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
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 箋兄弟至之黨 正義曰以
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揔上父舅二文故知
為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
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
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

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是母黨爲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揔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爲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爲朋友者立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　箋反可以恨兄弟乎　正義曰定本恨作限恐非也　傳酤一宿酒　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箋爲我至樂己　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己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己而作故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親在舞位知

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　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　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敎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荅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比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荅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至不庶　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

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　鄭以爲
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　箋天使
至予之　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福
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
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
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
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至不足
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
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
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
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君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
福祿之人　傳高平至曰陵　正義曰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
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　箋此言至高
大　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
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

例故爲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至無疆　毛以王旣爲天安
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
獻者將以爲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
福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
俱悅所以能受多福也　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禴祠烝嘗之祭
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　箋謂將祭祀　正義曰以下文始云
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　傳春曰至曰烝　正義曰釋天
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甞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
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夏以上
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
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
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
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
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
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

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
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　箋公先
至諸盩　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
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已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
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
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
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
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
異者以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其大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
祖其爲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
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盩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
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天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
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
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
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

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
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　傳君先至象神　正義曰以經陳祭事
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
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
嘏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
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至爾
德　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巳致神之來
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
衆百姓之臣徧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神事治羣下樂德是
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至或承　正義
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
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
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
盛如松栢之木枝葉恒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栢之葉新故相承
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　箋月上至就明

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望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
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
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
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
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
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
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絙字作恒
采薇六章章八句至勤歸　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
也謂遣守衞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
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遣
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衞中國故歌此采薇
以遣之及其還逆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
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
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衞中國明中國皆
被其患不獨守衞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字

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獨周也故□變云守衛中國明□
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字

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
師主伐玁狁故戒勑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
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民
而遣之不特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
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
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為愧之情深勞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
之作遣戍役為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
為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揔序往反六章皆為遣戍役也以主遣
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
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
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為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
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
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
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
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

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　箋文王至息之　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揔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紂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紂王之命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是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紂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但往則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

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
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
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
生之久柔謂初始生耳若對作止又柔在作後矣與鄭肥脆同也
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
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
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
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　采薇至之故　正義曰文王將
以出伐豫戒戍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
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
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
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以夫婦之
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閑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
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思而怒寇也　箋西伯至行期

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故也　箋莫晚至其心　正義曰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費永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

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旣未平不可守茲小訫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至歸聘　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脃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　箋柔謂脃脕之時　正義曰定本作脃腝之時　傳聘問　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縣箋云小聘曰問以御大夫殊其文故爲大小耳　傳陽歷陽月　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始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剥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巳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莫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

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

然　箋十月至爲陽　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鄭讀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　彼爾至三捷　正義曰戎役之行隨從將帥故說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

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對華貌也君子旣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旣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　箋君子謂將率　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箋三有至戰也　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

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
者然則鄭衆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爲用兵淺者其
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
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
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
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
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
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
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敗取襲克圍滅
入之名 ○駕彼至孔棘　毛以爲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
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
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
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
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旣閑習器
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玁狁之

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　鄭唯以戎車戎役之所庇倚爲異餘同　傳腓辟　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言戎役之所庇倚謂依蔭也文七年左傳曰公族者公室之所庇蔭是也　傳象弭至魚皮　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弰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箋弭弓至矢服　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彆弓方結反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

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
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
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
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俯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
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
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爲代御者解紒
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
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昔我至我哀　正義曰此遣戍役
豫叙得還之日揔述往返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返之時
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
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
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
之哀者述其勞苦　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
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　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正義曰作出車詩者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

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
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　箋遣將至其義　正義曰箋解
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
同心也同歌謂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
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
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
必異其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
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
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
地設旌旐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
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
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
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
戎而反於朔方處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
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

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師卒章言其迴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説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倒耳　我出至棘矣　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至本既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我來為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令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汝聞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有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傳出車至牧地　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廄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廄者是也廄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廄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廄不必征馬故不用焉　箋上我至自謂　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為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

戎馬齊力尚強在廄不必征馬故不用焉　箋上我至自謂　正
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

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召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
我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爲將帥出車纔
訖王即命已爲將則將帥之車爲已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
也　傳僕夫御夫　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
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
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
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
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
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
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卿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我出至況瘁　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
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爲將帥我受命當
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以屬旐於旄乃
建立彼旐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
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

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
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
此旐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
畝皆此類也　傳龜蛇曰旐　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旟交龍
爲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
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
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
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
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
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
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
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衞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
仲爲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
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

爲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
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旟三物而已軍吏載旗
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　傳旆旆旐垂貌　正
義曰定本云旆旆旐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
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至于襄　正義曰此又本而勞
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
朔方而築壘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旂旐
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戎役當
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
南仲從此征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戎役所美所以可嘉加也
傳朔方近玁狁之國　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
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
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
方也　箋往築至軍壘　正義曰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
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

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
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
至簡書　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
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
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爲塗泥正月之中也
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閒不得閑暇跪
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
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爲勞苦　箋黍
稷至休息　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
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爲朔方之地發言耳
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玁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玁
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玁狁也既伐
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
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
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

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　傳簡書至救之　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喓喓至西戎　正義曰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喓喓然爲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

箋草蟲鳴晚秋之時　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爲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

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玁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爲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至于夷　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戎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之鳥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　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　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人有所知識可與之爲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戎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戎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戎役之辭也七

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爲三月采蘩爲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
事皆三月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有杕至遑止　正義曰文王
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
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
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
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
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
閒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　傳室家踰時則思　正義
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
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至不遠
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
木之葉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
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
之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者己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
檀木之役車今幝幝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痯痯然疲征夫之來

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己念之　箋杞非至君子　正
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爲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
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
爲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
此同也　傳檀車役車　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
也以檀木爲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爲車
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
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
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至邇止　毛以爲文王勞戍
役言汝之室家云我之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爲來
乎何爲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
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病矣
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
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
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異餘同　傳會人占之

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
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是俱占之若不
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
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
至神明矣　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
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
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
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
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
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
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言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
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
是故並見也經六章皆陳魚多酒旨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言可
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內謂至

歌之　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魚麗至且多　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傳罶曲至所然　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爲罶是罶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簿取魚者名爲罶也釋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以簿爲魚笱其功易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鱨一名黃楊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

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䟽云魚狹而小常張口
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鱨鯊魚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以衆
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
也微物尚衆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
不妄夭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
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
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揔名自十月
始則風暴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
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
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
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
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葢葉落而盡似芟之
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
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爲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
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

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罻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爲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而罻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在八月言罻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爲十月事也言罻羅設者說文云罻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

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迾恐
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迾耳諸侯言
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
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
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其秋冬
差可爲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
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
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
而下各爲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
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
圍之自然不得迾也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
中皆隱塞亦爲盡物也庶人不摠罟謂罟目不得摠之使小言使
小魚不得過也集本摠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目必
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
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

不童也萑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　箋酒美至又多　正義曰言旨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美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傳鱧鮦　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偏檢諸本或作鱧鱯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鯉者定本鱧鮦鮦與鱯音同

傳鰋鮎　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鮦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南陔至黍稷　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

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　箋此
三篇至之舊　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
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
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揔言鄉飲酒燕禮用
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
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
論其詩令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
知者以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
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
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
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又解經亡而義得存者
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
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
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
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

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上鹿鳴一篇
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
炅摸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旣古書義
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
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
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
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
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
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
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
之　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
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篤誠實之心樂與在野有
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
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至以樂　正義曰言南方
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

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
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
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
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
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　傳江漢至篧也
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閒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
閒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
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
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
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
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
一也　箋烝塵至至誠　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
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如是以塵爲久然爲
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魚喻前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
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

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
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
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
皆出經重罩罩而來也　箋君子斥時在位者　正義曰鳧鷖與
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
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
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
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
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
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
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
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
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
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
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

王明矣　傳汕汕樔　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簿
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南有至綏之　正義曰
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
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
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
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　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正
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
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
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
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
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
者　翩翩至又思　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得賢人此章言賢者
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鵻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
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
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

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旣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箋壹宿至遲之 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不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雛烏爲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至無期 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 傳臺夫須萊草

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
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
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揔名非有别
草名之爲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
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
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興
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覩其山形草木便爲蔽鄣之物若欲顯其
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傳栲山樗杻檍　正
義曰皆釋木文也舍人曰栲一名山樗杻名檍也　傳枸枳至鼠
梓　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
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
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
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傳黃黃髮耇老　正義曰釋
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

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　傳臺夫須莎草

凍梨色如浮垢　由庚萬物至其辭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　箋此三篇至之處　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云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用之事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閒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閒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所用云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閒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

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
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巳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
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
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
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
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
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至
四海　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
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
黄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澤及
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
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揔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
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
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
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　箋九夷至五長　正義曰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

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
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
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
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云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
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
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
之內禹貢萬里大界儿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爲
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
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邦
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邦巢伯
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
爲伯又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
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皐陶謨文也檢鄭所

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作外數恐非也彼注云八州州立十二
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
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
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内爲九州七七四
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
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
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
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十有二師鄭又云八
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内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禹會
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至處兮　正義曰言蓼
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
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
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今
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

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兮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爲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　傳蕭蒿至露貌　正義曰釋草云蕭萩也李巡曰萩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爲湑湑湑也湑湑露在物之狀故爲蕭上露貌

箋蕭香至賤者　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既見至不忘　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誦之不忘也　既見至壽豈　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illegible]得其宜故能有善[illegible]　之譽壽豈凱樂

之福也　既見至攸同　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
又蒙垂意燕見於下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革
以爲鑾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
雝雝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爲主得所
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傳鞗鑾至曰鸞　正義曰釋
器云鑾首謂之革郭璞曰鑾靶也然則馬鑾所靶之外有餘而垂
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鑾首垂也鞗革即言沖沖故知垂
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
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
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驖箋
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
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驖已明
之此從可知也　箋此說至云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鞗革
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
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

然此既見君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蓼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賔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賔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鄭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六

計二万一千六百　十五字

